



## 幺妹和市場街

---

老幺六六 著

責任編輯：向 瑾

版面設計：侯国强

© 2023 by Hong Lu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

本書由美國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

2023年8月DWPC第一版

開本：229mm x 152mm

字數：172千字

---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 2023943312

美國國會圖書館預編目號碼：2023943312

國際標準書號 ISBN-13 : 978-1-68372-565-7

## 作者簡介



老么六六，一位用“心靈詮釋生命，用生命解讀心靈”的女作家。

生長于中國最富有立體感的城市——重慶。當過知青，1977年高考後返城。客居嶺南25載，現旅居歐洲。原為廣東省中學高級教師、深圳大學特聘教育碩士研究生導師、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代表作《酷小子俏女孩想些啥？》、《花季前夕風滿樓》在中國當當圖書網、京東網、拼多多等各大網站被評為五星級圖書。

## 目 录

序 言	001
引 子	007
第 一 章 渴望投身於革命的幺妹	009
第 二 章 鞋底玄機引發的批鬥	031
第 三 章 當最低需求被剝奪之後	081
第 四 章 錫箔紙能包住靈魂嗎？	097
第 五 章 陳三娃為何在劫難逃	107
第 六 章 無法抗拒「大毒草」的誘惑	145
第 七 章 藍鼻子小花難逃厄運	185
第 八 章 一夜之間小珍被打成走資派	201
第 九 章 血雨腥風席捲山城	213
第 十 章 「英雄」和「狗熊」皆成祭品	235
第十一章 兩個燒餅滾入洪浪滔天的長江	255
后 记	279

## 序言

老么六六告訴我《幺妹》即將出版。這喜出望外的好消息，是我期待已久的。

老么六六是我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十多年前，一起談「文革」，她說當年雖小，但身邊的許許多多的「文革」事情記憶猶新，感觸頗多。她決定把自己耳聞目睹的都寫下來。果然，不到半年，她一氣呵成，初稿出來了。我有幸先睹為快。書稿的內容之精彩，讓我佩服她的才華。

在中國這塊曾為「文革」所蹂躪的大地上，「文革」漸成禁忌話題，「文革」題材作品日漸少見。老么六六知難而進，十年磨一劍，邊為出版奔波，邊修改書稿，從不氣餒。不屈於權勢，不囿於功利，只知捍衛歷史的真相。她這種堅定的社會責任感，在當下實屬難能可貴，更是我所佩服。

《幺妹》題材主要是源於「文革」時期重慶某街區的居民生活。「文革」中城市居民的社會生態題材一直被文學創作所遺忘。作者六六把它挖掘出來，彌補了缺失。《幺妹》告訴了我們真實的歷史：「文革」災難殃及全國各地的每一角落，連那遠離社會政治生活主流的城市平民之地，也不能幸免，可見「文革」禍害之烈。《幺妹》一書開拓新的題材，有助於人們在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中，認識「文革」歷史的全景。希望《幺妹》題材的創新和發表引起積極的反響。且盼更多題材新穎的「文革」文學作品得以問世。

《幺妹》以一個小女孩的視覺掃描，去敘述重慶一個叫做市場街的平民社區發生在 1967 年至 1970 年之間的「文革」故事。這樣的街區，居民本來是對政治並不關心、只知勞碌糊口的下層百姓。起初，這是任何一股「文革」勢力也不屑一顧之地。但不久「文革」如火如荼地在這裡開展起來，其始作俑者為外號叫白天棒的慣偷，他仗著父親是碼頭工人，拉虎皮扯大旗，以「紅五類」的身份自封為造反司令，糾結勢力，掄起階級鬥爭大棒，以造反有理之名迫害街坊鄰里，做盡傷天害理的壞事。最為可恨的是，他一次又一次捏造罪名、製造事端，反覆折磨一個七歲多的孩童陳三娃，硬是把三娃打成「現行反革命」，送去勞改場，後又遣返農村監督勞動。三娃後來在農村有了一個上學的機會，卻招來了更大厄運。只因反革命罪名，受盡同學的歧視和折磨，致使神經錯亂，最後在離家外出亂跑中被途中一地的革委會和派出所的人在審訊中暴打而死，拋屍野外，三娃當時才僅僅十歲呀。陳三娃事件之悲慘，催人淚下，也引人深思。把一個七歲多的孩兒打成現行反革命，這本是多麼荒唐的事了，而那些不知緣由的人卻也確信有其事，把可憐的孩子往死裡逼，而釀成三娃慘死的元兇白天棒這樣的人渣卻能橫空出世，這真是一個人妖顛倒的世道呀。《幺妹》把陳三娃悲劇產生的社會氛圍寫透了，這就是明白無誤地告訴讀者，這絕不是個案。事實上，「文革」中無辜冤死者，數不勝數。

白天棒這樣一個慣偷，為人不恥的潑皮無賴，何以有那麼大能量在街區中呼風喚雨呢？《幺妹》告訴我們，白天棒一夜成王靠的手段就是那連他自己也弄不懂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套路。而那些在造反司令面前俯首帖耳的街坊們，也就是被那個「階級鬥爭」精神「緊箍咒」套緊了，讓他們有的不是盲從跟風，以造反有理為時尚，就是弄不清孰是孰非，只好逆來順受，以免惹禍上身。就這樣，「階級鬥爭」這一精神的「嗚啡」，成了他們安身立命的盾牌，因而終歸逃避不了種種慘無人道的惡行和喪盡天良的作為發生。《幺妹》濃墨重彩描述

市場街「文革」的悲劇情節，從精神層面上深挖了「文革」浩劫席捲全國無一處能幸免的根源。因而《幺妹》不愧為「文革」歷史探源之力作也。

八年抗戰及其勝利，民族精神浴火重生，而「文革」十年內亂造成的民族精神創傷至今未愈。諸如把「文革」歷史列為禁區，諱疾忌醫，到近來網絡上讚美「文革」、吹捧「四人幫」的文章有大行其道之勢等等，可見一斑。《幺妹》的出版也是及時，給治療「文革」精神痼疾算是提供了一劑良藥。

朱執一

寫於 2023 年 7 月，八十五周歲生日

题记：

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 索尔仁尼琴

请不要对号入座，这不是一条街的故事。

## 引子

風和日麗，姍紫嫣紅。20世紀80年代末的一個星期日，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三三兩兩的遊客悠閒地游弋於鳥語花香之間。

「媽媽！這是啥子花啲？」一個胖乎乎的小男孩，笑嘻嘻地指著一大片耀眼奪目的小花兒高聲地問道，圓臉蛋上的兩只大酒窩盛滿了興奮與好奇。

「太陽花。」面容清秀的年輕母親低聲答道，好像很不情願似的。她的眼目陡然讓花兒刺得很痛很酸。太陽花於她是那麼親近那麼熟悉，又是那麼遙遠和陌生，抑或還帶點恐懼，讓她既愛它又怕它。

「媽媽，它為啥子叫太陽花呢？」小男孩索性蹲了下來，仔細地觀察那一片璀璨的星星。

「因為太陽出來它就會開花，太陽回家後它就睡覺了。」

「哦，我懂了。媽媽就是太陽，我就是太陽花！」茅塞頓開的兒子，站起來用藕節般的小手臂抱住媽媽的腿。

年輕母親微微上翹的嘴角擠出淡然的笑紋，但她並沒有像平常那樣立馬獎勵聰明的小腦袋幾個熱烈的吻，倒是無來由地掰開兒子肥嘟嘟的小手，腦里鬱鬱地冒出一個念頭來：要是在十幾年前，肯定會一巴掌給兒子扇過去。因為那時太陽這個稱謂是屬於毛主席一個人的，像這樣說話是要被砍腦殼的。

## 第一章 渴望投身於革命的么妹



## 1

「為毛主席而戰！完蛋就完蛋！完蛋廣播站現在開始第一次播音。革命群眾們，紅衛兵戰友們……」

公元1967年初春的一個清晨，9歲的路幺妹和以往每一個清晨一樣，被重慶市中心解放碑交電大樓上的「完蛋廣播站」亢奮的男高音震醒了。她一骨碌翻身坐起，揉了揉惺忪睡眼。身邊的媽媽劉小珍不見蹤影，她豎起耳朵聽了好一陣，整棟小樓沒有一絲動靜。很顯然，兩個姐姐又跳進革命的浪潮里去了。幺妹滿肚子委屈，心想，難道年齡小就應該被革命拋棄嗎？這種歧視像潑灑的陳醋，讓她嘗到了酸溜溜的滋味。

幺妹家在嘉陵江和長江匯合處，房子後面臨江，前面是一個菜市場，故稱市場街。她的父母在多年前用1000元人民幣買下了這棟磚木結構的樓房。這條街有很多戶海員家庭，興許是離朝天門碼頭很近的緣故吧。

小樓一底二層，共三樓，每層有兩間房，樓梯在兩個房間之間。底層進門是一個過堂，後面那間與其叫客房還不如說是避難所，它曾經接待過好幾個避難的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及其家屬。在幺妹的記憶中，它很少像現在這樣冷寂，也許是由於落難者不願意再連累路家，也許由於幺妹的大姐——所有的人包括幺妹都叫她大姐——陰沈的臉色和尖酸刻薄的語言趕走了他們。

去冬某日來了一個姓賈的不速之客，原本是成都的資本家，收藏古玩書畫是他的嗜好。賈資本修長的身材，面部輪廓分明，鼻子有點兒鷹鉤，像個西洋人。他為了躲避慘烈的批鬥來到重慶投奔路家。這個落難者除了額上那幾道刀刻般的溝壑以外，臉上找不出悲哀的痕

跡，那雙藏在濃眉下的會說話的眼睛，居然炯炯有神，就像夜裡的貓頭鷹，隨時保持著高度的清醒和警惕。多年前他乘船暢遊三峽，便和幺妹的父親——愛好書畫的路船長——結為莫逆之交。這次他乘火車剛抵達重慶正好趕上路船長到港。深夜，幺妹依在客房門框啃一個酸澀的梨子，用疑竇叢生的目光打量著正在交談的父親和客人。客人很隨意地靠在床頭，父親坐在床對面茶几旁邊的藤椅里，整個身體都陷在裡面，幾個細長的手指輪番地敲著椅子的扶手，用那種在江上慣用的無法壓低的嗓門說話。他說自己平生最敬佩的就是江石。「任憑驚濤駭浪衝擊和歲月無情地打磨，乾了又濕，濕了又乾，黑了又白，白了又黑，它依舊巋然不動穩坐江中，越發顯得硬朗滋潤了，有時冷不防從江石後頭蹦出一輪紅日來，那真是蔚為壯觀，可惜忙著引航，總是沒空把江石的好景致拍攝下來。」客人微笑不語，沈思片刻後伸出大拇指說：「路船長，高，實在是高。」真是莫名其妙！幺妹搞不懂他們打的什麼啞語，心想，黑五類就是黑五類，說話的口氣和動作像極了電影《地雷戰》里的那個豬頭偽軍官。又想，爸爸也是的，人家都被打成黑五類了，還和別人大談什麼江石，什麼壯觀。唉，索然無味！她轉身準備離去，背後忽地傳來吟詩的聲音，低回宛轉：「我攜一樽酒，獨上江祖石。」回眸只見客人微微欠身搖頭晃腦接著念道：「自從天地開，更長幾千尺。」

兩人舉起茶杯，在空中一碰，齊聲念道：「舉杯向天笑，天回日西照。永願坐此石，長垂嚴陵釣。寄謝山中人，可與爾同調。」

吟罷，他們站起來神情嚴肅地握手道別，各自安寢了。這讓幺妹聯想到《永不消失的電波》中的地下黨人分手時的那種決絕的場景。

十一年以後，幺妹在大學圖書館查閱《唐宋大詞典》偶然翻到李白這首「獨酌清溪江石上寄權昭夷」，她才恍然大悟當初父親和那位不速之客大談江石，以及吟誦握別的含義。

女兒們不知是因為和父親生疏的緣故呢，還是因為敬畏他的緣故，總是不敢當面表露對他的不滿。待他前腳一走，大妹立即向母親發難，劈頭蓋臉地指責：「你們收留資本家本來就不對了，可你居然還叫他是賈同志，這難道不是敵我不分嗎？」大妹氣呼呼地說著，鼻孔迅速擴張，眼睛瞪得和銅板一樣大。就像一頭被紅絲巾惹得怒氣沖天的小母牛。母親劉小珍滿臉無辜地向大女兒耐心解釋：「他不是官僚資本家，是民族資本家，是開明紳士，屬於人民的範疇，所以可以稱為同志。」小母牛的鼻孔和眼睛繼續擴張，高聲道：「不管哪個說都不能隨便叫他同志。他到底是不是民族資本家，這個要調查清楚再說！」母女倆在樓上高一聲低一聲爭吵，被樓下那個遭遇過抄家和批鬥之後還腦門光光、目光炯炯的賈資本聽見了，他躡手躡腳走上樓來，站在門邊對著屋裡的人點頭哈腰地賠笑道：「可以不叫同志，可以不叫同志……」他一邊說一邊做狗扒沙狀，兩手使勁往後扒，大妹怒目視瞪資本家的醜態，資本家連忙知趣把兩手收攏，規規矩矩捂住肚臍，低三下四地說：「大妹，你媽媽不就是叫我假（賈）同志嗎？我不是真同志！我不是革命同志！」他說一句就甩一下頭，左甩一下右甩一下，屋裡的母女四人都被他的相聲氣質逗樂了，連大妹也忍不住撲哧一聲笑出聲來。假同志也仰起臉嘿嘿地憨笑，大妹突然收斂笑容，從板凳上起身呵斥道：「哪個和你這個資本家笑喲！」說完一跺腳，從他身邊擦肩而過，跑上三樓去了。咚咚咚……把樓梯敲得跟戰鼓一樣響。第二天一大早假同志就從這個避難所消失了。可有誰曾料到十幾年後他戴著萬元戶的桂冠在鏗鏘聲中嗒嗒嗒重新登上令人仰視的人生戲台。

么妹記得很清楚，自從假同志離開他們家以後，一樓客房便門可羅雀了。

## 2



二樓臨江的那間臥室是么妹父母的，臨街的那間是孩子住的。因為父親的客輪往來於重慶和上海之間，每半個月才回家一趟，所以么妹從出生以後就取得了和母親同床共枕的特權（父親回來除外）這使得兩個姐姐從羨慕中生幾分妒意來。

每當夜深人靜，兩江的波濤聲和母親細微的鼾聲組合成柔美動聽的交響樂，在么妹幼小的心靈上播下了浪漫而安全的種子，讓她受用終身。當然，她也羨慕大妹和二妹很早就脫離母體而獨立，躲在自己的被窩噤聲說悄悄話的樂趣，每當她想跑過去湊熱鬧的時候，姐姐們便呵斥她：「走開喲！回各人那邊去……」她內心的羨慕就會變成嫉妒和惱怒。

現在她一個人提心弔膽地走在靜悄悄黑黢黢的樓梯上，《一雙繡花鞋》中的種種恐怖情節浮現於腦海，走一步就踩出一個鬼腦殼來。么妹的膝蓋微微發顫，腿肚子繃得跟鐵塊似的。其實，她並不是所有的鬼都怕，她甚至希望慈善的外婆在黑暗中突然出現和她擺擺龍門陣，問題的關鍵在於她怕生鬼。

三樓是路家的食堂，上樓後一邊是廚房，另一邊是飯廳。廚房旁邊有一個七八平方米的曬台，可供種花和洗滌用，天氣炎熱的時候可以在那裡衝冷水浴。曬台的角落有兩盆太陽花在孤寂中自生自滅。

么妹帶著對鬼的恐懼和被革命遺棄的傷痛蹲在曬台的水洞眼旁邊漱口，瞄瞄那兩盆太陽花蔫兮兮地耷拉著腦袋，和自己一樣沒有睡醒似的，於是便盛滿兩盅同情緩緩地淋了上去。太陽花迎著初生的朝陽，帶著么妹恩賜的露珠，仰起頭來一咧嘴笑開了。

花是種在兩個舊洗臉盆里的，紫紅細梗小綠葉有點像馬齒莧，篷

蓬松松噼里啪啦、盆里盆外自由散漫地伸展著手臂。紅紅黃黃的太陽花從頭天傍晚到第二天清晨萎縮成一個個小小花蕾，一睡就是十幾個小時，不等到太陽曬屁股它們是不會醒的。一旦醒來，就精神百倍地朝著太陽唱著永恆的歌兒，一直唱到筋疲力盡太陽落山。就像當下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向著心中的天安門揮舞著永遠不知疲倦的臂膀，飽含熱淚一遍又一遍地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全國人民都在鬧革命。幺妹看著太陽花呆呆地想，全家人除了我和爸爸沒有革命以外，她們都積極投身於革命洪流之中，不，不對，爸爸也在革命，他是在為革命開船。是呀，縱然停工停課鬧革命，也不可能停止交通鬧革命呀。看來只有幺妹這樣的小遊民才會被革命遺忘在角落里。最最讓她吃醋的是去年年底大妹和二妹都參加了大串連，乘火車、吃喝拉撒一路都是免費享受；而最最讓她眼饞的是，她們還去了北京，在天安門廣場苦苦等候了三天三夜後，終於見到了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大妹回來後神采飛揚地描述道，他們離毛主席很近，連他下巴上那顆痣都看得一清二楚。二妹得意洋洋地說，江青那輛敞蓬車開過的時候，她激動地對身邊的梁四妹吼道，看嘍！江青！結果沒有料到居然被偉大的文化旗手聽見了，她還轉過身來微笑著向她們招手呢。這令她們欣喜若狂了好幾個月，並以此作為四處炫耀的談資。

哼，都怪學校的老師，為什麼不在小學停課之前成立紅小兵組織呢？難怪有的老師也被紅衛兵批鬥。幺妹隱約領悟到了一點革命的譜兒來。

洗漱完畢，她跑到廚房的大爐灶前踮起腳來揭開大鐵鍋沈重的木蓋，探頭一看，裡面連一塊鍋巴都沒有。砰！鍋蓋從她手上重重地落回原處。哼！自私自利！你們這些人天天還在早請示晚彙報，念什麼「鬥私批修」呢，吃飯的時候就把我搞忘了。淚花花在眼眶打轉兒的

時候，她猛然拍了拍扁腦袋，一跺腳就往二樓跑去。劉小珍在床頭老地方放了二兩糧票六分錢。幺妹把早餐費捏得幫緊，出了門一溜煙就連蹦帶跳往江水巷的燒餅攤奔去，就像一隻靈活的小松鼠。不到一根煙的工夫，她就得意洋洋地回到了市場街，嘴裡咬著一個，手裡還拿著一個，兩個都是那種脆崩崩、黃澄澄的上面撒了幾顆芝麻的燒餅，凡是碰見她的大人娃兒都忍不住吞幾口唾液。幺妹在心裡說，對不起，我手裡這個是給陳三娃的。

### 3

陳三娃住在市場街後街的89號院子，父母都姓陳。他爸爸陳天歌原本是區委書記，「文革」後造反派依據江青同志關於「川東地下黨都是叛徒」的指示，把他關了起來。他大哥陳大娃無法忍受從天而降的變故以及紅衛兵的冷嘲熱諷，在一夜之間精神失常，後來一髮不可收，不得已把他送到江北金子山（精神病院）去了。幺妹親眼看過陳大娃發病時撲上去咬他媽媽陳玉娥的耳垂，只一下就咬得血珠子往外冒，嚇得她和陳三娃拔腿就跑。直到現在，你無須仔細瞧，就可以看見他媽媽耳垂上那一道深深的齒印。他二哥陳二娃屬於立場堅定、內里強大的那類人，在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毅然發表嚴正聲明和叛徒父親徹底決裂，之後就像空氣一樣消失得無蹤無影了。現在家裡只剩7歲多的陳三娃和母親陳玉娥相依為命。

陳玉娥是下江人，祖籍上海長在南京。日本鬼子製造南京大屠殺的時候，她和家人在逃難中失散，孤身一朵小浪花隨難民洪流湧進重慶，一落腳就是二十多載。二戰結束後費不盡的力四處尋親，結果連親人的一根頭髮都沒有找到。二十多年來，只要一聽到「九一八！



九一八……」的悲涼歌聲，她就會默默地掉眼淚。她和劉小珍是至交，兩人都是市場街的居民委員，且相貌極為相似，走在一起常被人誤認為是雙胞胎。鵝蛋臉，柳葉眉，會笑的大眼睛。市場街的人都說她們是一對洋娃娃。實事求是說，陳玉娥更嫵媚和摩登一些，這種迷人的氣質是與生俱來的，不是打扮出來的。只要你一看到她自然就想起夜上海光怪陸離的霓虹燈和周旋的旗袍與金嗓子。

其實這一對「雙胞胎」的個性大相徑庭。以往劉小珍嘖嘖道：「陳玉娥很不簡單喲，要是我失去了所有的親人，早就撐不下去了。」如今劉小珍自話自說：「陳玉娥真讓人不可思議，要是我的愛人被抓了，兒子瘋的瘋跑的跑，那我早就倒床了，你看她居然還可以強打精神去擺老蔭茶攤攤。」也是的，有一段時間聽說長江航運管理局的造反派認陷路船長有歷史問題，劉小珍就當著全家人的面抽抽噎噎地哭了起來，把幺妹的心哭得七上八下的。

一想到這些，幺妹就不自覺地佩服陳阿姨。但她對陳阿姨的悄悄話——你陳伯伯不是叛徒，這是一個誤會，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的一一將信將疑。

陳三娃坐在門檻上，眼睫毛上掛著亮晶晶的淚花花。他旁邊的貓兒小花仰起臉兒用體貼入微的目光撫慰著他。奇怪的是小花好像從來不曾餓過肚子似的，臉龐豐滿，身體滾圓滾圓的，緞子般的皮毛油光水滑。就像幺妹原先在「人民畫報」上看見的那種刺繡的貓兒一樣亮麗，再說它的花色也很獨特，灰白花朵相間，是一個人見人愛的活藝術品。

「貓兒，咪……」幺妹一隻手背在後面，一隻手去撫摸它的腦袋。

「喵喵……喵喵……」它起身回應，好像聞到了燒餅香味兒，圍著幺妹團團轉。

陳玉娥一大早就餓著肚子去街口賣老蔭茶去了，她沒有發現給兒

子留下的那碗泡飯是餓的。陳三娃扒了一口就吐了出來，這不，嘴裡正難受呢。他一眼瞷見幺妹手裡那誘人的東西，禁不住垂涎三尺。他抹了一把眼睛，站起來喜出望外地叫道：「哎，幺妹！」

「不准喊幺妹，喊姐姐！」幺妹把手背在後面糾正道，像老師教訓學生一般。

「姐！謝謝幺妹！」聰明的陳三娃先發制人，攤開雙手來要燒餅。

他在狼吞虎嚥之前，沒有忘記撕下一塊給小花充飢。幺妹在一旁帶著施捨者的滿足和享受，樂呵呵地看著這動人的一幕，情不自禁伸手為小弟弟拂去眼睫毛上的淚珠，模仿著當下流行的那句「列寧在1918」中瓦西里安慰老婆的台詞，說：「不要哭，不要哭。麵包會有的！什麼都會有的！」

「真的呀，以後還有麵包七（吃）呀？」陳三娃睜大了黑白分明的眼睛問道，燒餅沫填補了缺牙，活像一隻對大蘿蔔充滿幻想的小鬼子。

「哈……嚙……」幺妹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乾脆轉換話題，問道：「好不好吃？」

陳三娃不假思索地回答：「好七（吃），好七（吃）。」說著撕下一塊餵小花。

兩個小娃兒牽著手，打著蕩氣回腸的燒餅飽嗝，向解放碑跑去。

#### 4

大街成了一片紅海洋。紅袖章、紅胸章、紅旗、紅條幅、紅標語……人們的臉龐眉眼全都被染得通紅通紅。幺妹心裡癢癢的，她牽

著陳三娃邊走邊挖空心思地想，哪個才能打進革命隊伍里去呢？實在當不了威風凜凜的紅衛兵，哪怕能當上神氣活現的紅小兵或者小閩將也不錯嚟。想到這裡，她突然甩開陳三娃的手。心裡自責道，要想參加革命，就不能成天牽著一個小屁孩兒到處跑嚟。陳三娃停下來，莫名其妙地望著她高傲的背影。只見那只驕傲的小天鵝伸直脖子，扭著小腰，開步如風。陳三娃跟在她屁股後面緊追不捨。走到會仙橋，他們被幾個帶著軍帽的紅衛兵推攘了幾下。「閃開！閃開！刑車來了！」紅衛兵的吼聲刺破青天。

敞篷大卡車。一輛二輛三輛……陳三娃伸出食指點數。每輛車都站了一圈犯罪分子，他們後面是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和紅衛兵。犯罪分子乖乖地低著頭，胸前掛著標明身份的大牌子，有的寫著「現行反革命XXX」，有的寫著「裡通外國的特務XXX」，有的寫著「歷史反革命XXX」，有的寫著「大叛徒XXX」，還有些罪名上加了大紅叉。

陳三娃揚起桂圓腦殼納悶地問：「幺妹，打紅叉是啥子意思嘛？」幺妹低頭訓斥道：「你又搞忘了嚟，應該叫我啥子呢？」陳三娃尷尬地嘿嘿一笑，說：「喊錯了，我重喊過就是嘛。」接著他脆生生地喊道：「幺姐，那個紅叉是啥子意思嘛？你曉不曉得？」

「就是槍斃的意思嚟，這個都不曉得嗎！」幺妹略帶鄙視地說，一副先知先覺的樣子。

一個叉，兩個叉，三個叉……這麼多大紅叉，多得他們都數不過來了。到底要槍斃好多人呢？

幺妹想起媽媽殺雞的情景。綁住雞腿，扒掉頸項上的絨毛，用雪亮的菜刀咯吱咯吱地割斷喉管，一刀兩刀三刀……鮮血如注，趕緊把雞倒提起來，血就噴到裝鹽水的小碗里，漸漸凝結成血旺。受害者那活甩甩的頭被夾在兩個翅膀之間，它用殘存的力氣蹬腿踹腳，幺妹的眼睛被踹得一眨一眨的。嘭的一下它被扔進木盆，開水壺的長嘴子伸